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奖星云奖获奖作品

MEMORY 记忆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著

祖云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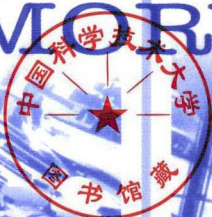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记忆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EMORY





世界科幻大奖星云奖获奖作品

III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



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比约德：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当“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所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像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raya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平民战争》(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Amazon的四星以上推荐以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逊、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地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中国读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实现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起上个世纪中期



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丰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对，不能仅仅看成英语中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像。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



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互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 Google 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2004年10月于明尼苏达州Edina



第一章

迈尔斯清醒过来了，眼睛却还闭着。仿佛刚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脑子里一片混乱，什么都分辨不出。他吓坏了，以为自己又让人给杀死了。直到记忆开始恢复，头脑开始清醒，他才放下心来。

眼睛还闭着，他尽量用其余的感官来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处于失重状态，他短短的身躯平平地伸展着绑在了一个平面上。绑缚他的东西像是薄薄的医用绷带——这种物品在军队里可谓司空见惯。是不是受伤了？可他的四肢好像都在，而且都好端端的。他身上还穿着衬在太空盔甲里面的柔软的紧身衣裤，可盔甲已经不在。又凉又干的、经过多次反复过滤的空气的味道让他的鼻孔痒丝丝的。绷带绑得并不紧，他悄悄地挣脱出一只手臂，小心翼翼地不让绷带发出声音，然后摸了摸自己光光的脸。脸上没有控制线，没有传感器，没有鲜血。我的太空盔甲哪儿去了，我的武器呢，还有我的耳机呢？

和以往的类似行动一样，这次营救行动一直都进展得很顺利。迈尔斯和奎因上校带领他们的巡逻队直捣绑架者的飞船，找到了监禁人质的地方。他们炸开了房门，找到了被劫持的贝拉亚帝国安全部的信使弗·伯格中尉。他还活着，不过由于他们给他服用了镇静剂，所以一直都在昏睡。随队医生说人质身上既没有枪械留下的伤口，也没有化学物质引起的创伤，于是队员们就士气高昂地沿着黑乎乎的走廊退回到守候在外面的登达立战机。绑架者正在别的地方忙活，并没有袭击他们。哪儿出问题了？



四周的响声并不大：设备的嘟嘟声，空气循环时的“嘶嘶”声，人们的低语声，还有一声低低的、动物般的呻吟。迈尔斯舔了舔嘴唇，想确定那声音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也许他没有受伤，可不远处有人的情况就不妙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没过滤掉的、刺鼻的抗菌剂的气味。他把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缝，准备着一旦发现自己身处敌手，就佯装昏迷不醒，然后趁机想出应对之策。

现在他正（他希望是很安全地）身处自己的登达立舰队的战机里，给人绑在靠近机身后面的一张可折叠的床铺上。那里还有三张同样的折叠床。他对这里很熟悉，只是平时没有从这个角度观察过。蓝队的随队医生背朝着迈尔斯，正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张床铺旁忙碌着。那里也绑着个人。迈尔斯看不到装尸体的袋子。另外只有一个伤员了，很好。他这么想到。只不过本来不该有任何人受伤的。

只有一个伤员——迈尔斯纠正自己：他的脑袋里涌起一阵剧烈的头痛，可是他头上并没有等离子弧光枪灼伤的印子，也没有戴着神经麻痹器时的麻乎乎的感觉，更没有迹象表明静脉滴注器或是皮下注射器正在往他的身体里输送新鲜血液或是抗惊厥药物；没有服用了止痛片后的那种晕乎乎的感觉，没有血压带让他无法动弹，也没有阻塞感官的器械——但他的头却仿佛被人用重物撞击过，有一侧痛得很是厉害。我穿着盔甲的，又怎么会让人击昏呢？

登达立的随队医生身上还穿着作战盔甲，只是头盔和手套都取下来了。他一转身，看到迈尔斯的眼睛已经睁开。“您醒了，长官？我去通知奎因上校。”他朝着迈尔斯俯下身，用电筒照了照他的眼，显然是在检查是否有不正常的瞳孔反应。

“我……昏迷了多久？发生什么事了？”

“您发病了，也可能是惊厥引起的。原因尚未查明。我们已经为您做了全套查毒测试，没发现什么。不过这些测试都相当简单。

待到返回母舰的医务舱，我们会给您做更彻底的检查。”

我又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不过这次情况似乎更糟糕。也许是上次留下的后遗症。哦，见鬼！我做了什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

他倒宁愿——唉，不对，他不会宁愿自己的神经被麻痹了。但是也差不多了。“我昏迷了多久？”迈尔斯又问道。

“疾病的发作过程大概持续了四五分钟吧。”

肯定不止五分钟。“然后呢？”

“您恐怕昏迷了半个小时左右，内史密斯将军^①。”

他还从来没有昏迷这么久过。到目前为止，这次算是最严重的了。他过去就祈祷过，每次发作时都希望是最后一次。自从上回没人注意时有过短暂的发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该死，他还非常肯定地以为新疗法很管用呢。

他动了几下，想扯掉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绷带，从铺位上挣脱开。

“请不要起来，长官。”

“我得去听他们向我汇报。”

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胸膛上，把他按回到铺位上。“奎因上校告诫过我，要是你试图起来，就给你用镇静剂，长官。”

迈尔斯差点厉声吼出来：“我要撤消这道命令！”但是他们现在并不是在战斗中，他没有权力发号施令；而且医生的眼中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冷冰冰的神情——那是种不管冒什么风险都准备着履行职责的神情。真受不了这些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昏迷了这么久？你们给我用了镇静剂？”

“没有，长官，我只给您用了增效剂。您的生命体征很稳定，

^①遭遇、收编欧瑟雇佣军时，迈尔斯并未使用“弗·科西根”的姓氏，而是用他母亲娘家的姓氏“内史密斯”。详情参见《贵族们的游戏》。



所以我没敢给您用别的药物。等到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再说吧。”

“我的小分队怎样了？大伙儿都出来了吗？那个贝拉亚人质呢，我们把他安全救出来了么？”

“大家都平安出来了。至于那个贝拉亚人，呃……应该不会死的。我把他的腿捡回来了，外科医生有相当大的把握把他的腿重新安上。”医生四下里望了望，好像在找人解围。

“你说什么？他怎么受的伤？”

“呃……我去给您叫奎因上校，长官。”

“快去！”迈尔斯吼道。

医生转身急切地对着墙上的内部通话系统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回到病人身旁。那是弗·伯格中尉吗？血浆和药物正在通过病人的一条胳膊和脖子上的静脉注入他的体内。病人身体的其余部分都用压力箔片覆着。前面的机舱舱壁上的指示灯亮了，医师急忙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战机经过一系列的加速、减速、姿态调整，准备好与母舰进行对接。

对接一完成，人们就小心翼翼地把受伤的人质抬出去。分两次抬的。迈尔斯看着一名士兵手里护着一个很大的冰盒跟在随队医生和病床的后面，紧紧地咬住牙关，表情很是沮丧。不过看来血流得并不多——没有洒得到处都是。就在迈尔斯刚刚放弃等候奎因，正准备挣脱掉绑住自己的绷带的时候，奎因从驾驶舱里出来了，顺着过道朝他飘了过来。

奎因已经脱去了头盔和手套。她把紧身服的帽子向后推开，露出了她那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黑色髻发。她那美丽的雕塑般的面孔因紧张而显得苍白，棕色的眼睛因恐惧而呈黑色。迈尔斯的由三艘飞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现阶段应该不会有有什么危险，否则她就不会到他这儿来了。“你还好吧？”她的声音有些嘶哑。